

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民俗文化

从“要流水班”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亲历者讲述横山皮影的前世今生

龙新田

植根于乡土文化沃土之上的横山皮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由剧本、表演、音乐和绘画雕刻艺术的皮影制作等内容组成。演唱剧种主要是湘剧,也有攸县花鼓戏、渔鼓调等。横山皮影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传承历史悠久,文化内涵厚重,艺术价值独特。

为了进一步探寻横山皮影的“庐山真面目”,前不久,笔者走访了年近八旬的老人陈梅玉。陈师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为我们讲述了横山皮影的渊源、发展、传承及其现状。

起源

皮影戏在攸县又叫“影子戏”,起源于西汉,发祥于黄河流域,直到明清时期,皮影戏才流传到江南民间。

横山地处攸县西北部,与大桥、丫江桥连片,属半山地半丘陵地区,历史上有一条攸县至株洲县朱亭的古道贯通。陈梅玉老人说:“清光绪二十四年,横山皮影开基祖,我的师父曾根和之父曾盛高只身去湘潭,拜马宗桂为师,学习皮影制作技术,同时,又拜齐仕佑为师学习皮影演唱艺术。”

陈梅玉讲述,曾盛高后来回乡,组班在当地演皮影戏。长子曾秋和,次子曾冬和,三子曾根和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皮影戏。后其父亲身体状况不佳,自认技艺不如马、齐二位师傅精到,便送秋和、冬和兄弟去湘潭,在马、齐两师傅处“参师”学习。两年后,兄弟二人完整地将皮影演唱和制作技术学到了手,便回乡组班演出。民国时期,他们在攸县各地及邻近的醴陵、湘潭、衡山、江西萍乡等地演出,带徒在100人以上。从此,“影子戏”成为攸县城乡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我师父天资聪颖,9岁就跟父亲兄长出班,由于刻苦努力,他唱、念、做、打及皮影制作,样样精通,能独立组班带徒。民国中期,他为躲避兵丁,以‘要流水班’到横山演出,并入赘黄泥冲一宁姓人家,师爷女婿,安家落户。以后,我师傅以唱‘影子戏’谋生,在横山地区传播皮影戏。”

发展

古老的皮影剧种在横山地区生根、开花、结果后,很快融入当地文化中。民间乔迁、婚庆、节庆、寿庆,请皮影艺人助兴表演;民间丧葬,请皮影艺人表演吊丧,哭灵,以渲染丧场的悲哀气氛。

说起自己拜师学艺的事,老人很激动。“我跟师傅学艺是在1976年。原先我从事打锣鼓、做道士的职业,拜师后,主要跟师父学习端皮普萨的技术,师父传给我的剧目只有十多手抄本,口头传述的‘桥本’多,演出时的道白、唱词靠自己临场发挥。演出时,司鼓者要懂剧情,他是剧场演出的指挥,端皮普萨的,操琴吹喇叭的要跟上鼓点。司鼓者要一专多能,除打开场,大家动手配合,其余时间,他一手敲鼓或敲梆子,一手持琴,脚踏踏板敲锣,表演很有节奏。除吹喇叭的,其他人员都要扮演角色道白、演唱。刚开始很不习惯,当时自己三十多岁了,不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学习能力强、过目不忘。我花了人家几倍的功夫才掌握了其中一门技艺。为这些,自己没少受师父的责骂,师父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我拜师之前,师父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据《攸县文化志》记载,1952年8月,县文化馆举办皮影艺术讲习班,学员60多人,来自全县各地。文化馆领导聘请我师父主讲,为期半个月。听师父讲,1956年,他带班参加省皮影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捧回了获奖奖金纪念册及100元奖金。1960年上半年,湘潭地区皮影戏调演,我师父带队参加,当时伏波陈松柏也被叫去帮着搞后台。陈松柏就在这一年被收到我师父名下为徒。”

陈梅玉老人接着介绍:“我师父于1964年在湘潭地区皮影会演时,收了颜菊华为徒。当时会演的剧目,是颜菊华编写的现代剧——《两个队长》。这一次被评为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被评为

一等奖。在收我为徒之后,还收了段珠生、宁中华、文复生、文长仔为徒。宁曾伟是我师父的孙子,从小就受到祖父的宠爱,十四岁成了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横山皮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有8支皮影队。第1队队长曾根和,第2队队长谢开乃,第3队队长陈梅玉,第4队队长陈松柏,第5队队长颜菊华,第6队队长陈师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为我们讲述了横山皮影的渊源、发展、传承及其现状。

横山皮影旧时演出至少2人,这2人是“全能角色”,也有3人、4人组队的。现在则至少4人,人数多一个,成员的负荷相对减轻。旧时演出常常一演就是3—5个小时,开头的小戏叫“早戏”,可以就地、就地、就地取材演唱,用以调动群众情绪。新中国成立后,则利用这段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宣传时事政策,或演出自编的短小剧目。早戏后进入主场戏,主场戏一般是传统剧目,如《铡美案》《定军山》《淤泥池救主》《百忍堂》等。主场戏结束后,观众还要求加演的,行内称“加目”或“夜戏”,一般以演出折子戏为主。

旧时皮影班子到各地演出,主人家是为了还愿。上演前,班主点香,烧钱纸,焚化信告,叩谢师及主人家家堂祖宗,并出影子向地方乡绅拱手致敬,向观众作揖致礼。演出结束后,班主四方化钱,口里念念有词,称为“收煞”。这些是师父的传授,不外泄,大致是为团队及主人家安全防身的一个历史符号。陈梅玉讲到这里,强调说,以自己几十年的阅历来看,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种非遗文化,还是应当传承下去的。

传承

陈师傅还谈起了横山皮影现状的话题。师爷宁曾伟是省文化厅正式确定的横山皮影代表性传承人。他继承了其祖父的衣钵,熟练掌握了皮影制作、操作、演奏、演唱、编剧等全套技术。1994年,曾根和去世后,他便带着徒弟组班,经常外出演出。本世纪初,他兼任乡文化站站长。省“皮影之乡”、省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国家文化部将横山乡列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殊荣都是在他及其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取得的。

2002年,湖南省文化厅在衡阳市举办省皮影调演,宁曾伟委派皮影5队颜菊华率班参加,演出的剧目《潘闹救主》获二等奖。这剧本是乡文化站自编,经县文化局专业编剧人员指导修改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开有合,艺术性较强,获得剧本创作类一等奖。

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闲暇时间,皮影演出的文化市场逐渐缩小,观众逐渐减少。乡间只有老人还喜欢看点。司鼓者要一专多能,除打开场,大家动手配合,其余时间,他一手敲鼓或敲梆子,一手持琴,脚踏踏板敲锣,表演很有节奏。除吹喇叭的,其他人员都要扮演角色道白、演唱。刚开始很不习惯,当时自己三十多岁了,不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学习能力强、过目不忘。我花了人家几倍的功夫才掌握了其中一门技艺。为这些,自己没少受师父的责骂,师父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我拜师之前,师父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据《攸县文化志》记载,1952年8月,县文化馆举办皮影艺术讲习班,学员60多人,来自全县各地。文化馆领导聘请我师父主讲,为期半个月。听师父讲,1956年,他带班参加省皮影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捧回了获奖奖金纪念册及100元奖金。1960年上半年,湘潭地区皮影戏调演,我师父带队参加,当时伏波陈松柏也被叫去帮着搞后台。陈松柏就在这一年被收到我师父名下为徒。”

陈梅玉老人接着介绍:“我师父于1964年在湘潭地区皮影会演时,收了颜菊华为徒。当时会演的剧目,是颜菊华编写的现代剧——《两个队长》。这一次被评为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被评为

一等奖。在收我为徒之后,还收了段珠生、宁中华、文复生、文长仔为徒。宁曾伟是我师父的孙子,从小就受到祖父的宠爱,十四岁成了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横山皮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有8支皮影队。第1队队长曾根和,第2队队长谢开乃,第3队队长陈梅玉,第4队队长陈松柏,第5队队长颜菊华,第6队队长陈师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为我们讲述了横山皮影的渊源、发展、传承及其现状。

横山皮影旧时演出至少2人,这2人是“全能角色”,也有3人、4人组队的。现在则至少4人,人数多一个,成员的负荷相对减轻。旧时演出常常一演就是3—5个小时,开头的小戏叫“早戏”,可以就地、就地、就地取材演唱,用以调动群众情绪。新中国成立后,则利用这段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宣传时事政策,或演出自编的短小剧目。早戏后进入主场戏,主场戏一般是传统剧目,如《铡美案》《定军山》《淤泥池救主》《百忍堂》等。主场戏结束后,观众还要求加演的,行内称“加目”或“夜戏”,一般以演出折子戏为主。

旧时皮影班子到各地演出,主人家是为了还愿。上演前,班主点香,烧钱纸,焚化信告,叩谢师及主人家家堂祖宗,并出影子向地方乡绅拱手致敬,向观众作揖致礼。演出结束后,班主四方化钱,口里念念有词,称为“收煞”。这些是师父的传授,不外泄,大致是为团队及主人家安全防身的一个历史符号。陈梅玉讲到这里,强调说,以自己几十年的阅历来看,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种非遗文化,还是应当传承下去的。

陈师傅还谈起了横山皮影现状的话题。师爷宁曾伟是省文化厅正式确定的横山皮影代表性传承人。他继承了其祖父的衣钵,熟练掌握了皮影制作、操作、演奏、演唱、编剧等全套技术。1994年,曾根和去世后,他便带着徒弟组班,经常外出演出。本世纪初,他兼任乡文化站站长。省“皮影之乡”、省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国家文化部将横山乡列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殊荣都是在他及其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取得的。

2002年,湖南省文化厅在衡阳市举办省皮影调演,宁曾伟委派皮影5队颜菊华率班参加,演出的剧目《潘闹救主》获二等奖。这剧本是乡文化站自编,经县文化局专业编剧人员指导修改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开有合,艺术性较强,获得剧本创作类一等奖。

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闲暇时间,皮影演出的文化市场逐渐缩小,观众逐渐减少。乡间只有老人还喜欢看点。司鼓者要一专多能,除打开场,大家动手配合,其余时间,他一手敲鼓或敲梆子,一手持琴,脚踏踏板敲锣,表演很有节奏。除吹喇叭的,其他人员都要扮演角色道白、演唱。刚开始很不习惯,当时自己三十多岁了,不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学习能力强、过目不忘。我花了人家几倍的功夫才掌握了其中一门技艺。为这些,自己没少受师父的责骂,师父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我拜师之前,师父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据《攸县文化志》记载,1952年8月,县文化馆举办皮影艺术讲习班,学员60多人,来自全县各地。文化馆领导聘请我师父主讲,为期半个月。听师父讲,1956年,他带班参加省皮影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捧回了获奖奖金纪念册及100元奖金。1960年上半年,湘潭地区皮影戏调演,我师父带队参加,当时伏波陈松柏也被叫去帮着搞后台。陈松柏就在这一年被收到我师父名下为徒。”

陈梅玉老人接着介绍:“我师父于1964年在湘潭地区皮影会演时,收了颜菊华为徒。当时会演的剧目,是颜菊华编写的现代剧——《两个队长》。这一次被评为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被评为

一等奖。在收我为徒之后,还收了段珠生、宁中华、文复生、文长仔为徒。宁曾伟是我师父的孙子,从小就受到祖父的宠爱,十四岁成了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横山皮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有8支皮影队。第1队队长曾根和,第2队队长谢开乃,第3队队长陈梅玉,第4队队长陈松柏,第5队队长颜菊华,第6队队长陈师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为我们讲述了横山皮影的渊源、发展、传承及其现状。

横山皮影旧时演出至少2人,这2人是“全能角色”,也有3人、4人组队的。现在则至少4人,人数多一个,成员的负荷相对减轻。旧时演出常常一演就是3—5个小时,开头的小戏叫“早戏”,可以就地、就地、就地取材演唱,用以调动群众情绪。新中国成立后,则利用这段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宣传时事政策,或演出自编的短小剧目。早戏后进入主场戏,主场戏一般是传统剧目,如《铡美案》《定军山》《淤泥池救主》《百忍堂》等。主场戏结束后,观众还要求加演的,行内称“加目”或“夜戏”,一般以演出折子戏为主。

旧时皮影班子到各地演出,主人家是为了还愿。上演前,班主点香,烧钱纸,焚化信告,叩谢师及主人家家堂祖宗,并出影子向地方乡绅拱手致敬,向观众作揖致礼。演出结束后,班主四方化钱,口里念念有词,称为“收煞”。这些是师父的传授,不外泄,大致是为团队及主人家安全防身的一个历史符号。陈梅玉讲到这里,强调说,以自己几十年的阅历来看,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种非遗文化,还是应当传承下去的。

陈师傅还谈起了横山皮影现状的话题。师爷宁曾伟是省文化厅正式确定的横山皮影代表性传承人。他继承了其祖父的衣钵,熟练掌握了皮影制作、操作、演奏、演唱、编剧等全套技术。1994年,曾根和去世后,他便带着徒弟组班,经常外出演出。本世纪初,他兼任乡文化站站长。省“皮影之乡”、省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国家文化部将横山乡列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殊荣都是在他及其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取得的。

2002年,湖南省文化厅在衡阳市举办省皮影调演,宁曾伟委派皮影5队颜菊华率班参加,演出的剧目《潘闹救主》获二等奖。这剧本是乡文化站自编,经县文化局专业编剧人员指导修改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开有合,艺术性较强,获得剧本创作类一等奖。

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闲暇时间,皮影演出的文化市场逐渐缩小,观众逐渐减少。乡间只有老人还喜欢看点。司鼓者要一专多能,除打开场,大家动手配合,其余时间,他一手敲鼓或敲梆子,一手持琴,脚踏踏板敲锣,表演很有节奏。除吹喇叭的,其他人员都要扮演角色道白、演唱。刚开始很不习惯,当时自己三十多岁了,不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学习能力强、过目不忘。我花了人家几倍的功夫才掌握了其中一门技艺。为这些,自己没少受师父的责骂,师父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我拜师之前,师父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据《攸县文化志》记载,1952年8月,县文化馆举办皮影艺术讲习班,学员60多人,来自全县各地。文化馆领导聘请我师父主讲,为期半个月。听师父讲,1956年,他带班参加省皮影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捧回了获奖奖金纪念册及100元奖金。1960年上半年,湘潭地区皮影戏调演,我师父带队参加,当时伏波陈松柏也被叫去帮着搞后台。陈松柏就在这一年被收到我师父名下为徒。”

陈梅玉老人接着介绍:“我师父于1964年在湘潭地区皮影会演时,收了颜菊华为徒。当时会演的剧目,是颜菊华编写的现代剧——《两个队长》。这一次被评为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被评为

一等奖。在收我为徒之后,还收了段珠生、宁中华、文复生、文长仔为徒。宁曾伟是我师父的孙子,从小就受到祖父的宠爱,十四岁成了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横山皮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有8支皮影队。第1队队长曾根和,第2队队长谢开乃,第3队队长陈梅玉,第4队队长陈松柏,第5队队长颜菊华,第6队队长陈师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为我们讲述了横山皮影的渊源、发展、传承及其现状。

横山皮影旧时演出至少2人,这2人是“全能角色”,也有3人、4人组队的。现在则至少4人,人数多一个,成员的负荷相对减轻。旧时演出常常一演就是3—5个小时,开头的小戏叫“早戏”,可以就地、就地、就地取材演唱,用以调动群众情绪。新中国成立后,则利用这段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宣传时事政策,或演出自编的短小剧目。早戏后进入主场戏,主场戏一般是传统剧目,如《铡美案》《定军山》《淤泥池救主》《百忍堂》等。主场戏结束后,观众还要求加演的,行内称“加目”或“夜戏”,一般以演出折子戏为主。

旧时皮影班子到各地演出,主人家是为了还愿。上演前,班主点香,烧钱纸,焚化信告,叩谢师及主人家家堂祖宗,并出影子向地方乡绅拱手致敬,向观众作揖致礼。演出结束后,班主四方化钱,口里念念有词,称为“收煞”。这些是师父的传授,不外泄,大致是为团队及主人家安全防身的一个历史符号。陈梅玉讲到这里,强调说,以自己几十年的阅历来看,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种非遗文化,还是应当传承下去的。

陈师傅还谈起了横山皮影现状的话题。师爷宁曾伟是省文化厅正式确定的横山皮影代表性传承人。他继承了其祖父的衣钵,熟练掌握了皮影制作、操作、演奏、演唱、编剧等全套技术。1994年,曾根和去世后,他便带着徒弟组班,经常外出演出。本世纪初,他兼任乡文化站站长。省“皮影之乡”、省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国家文化部将横山乡列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殊荣都是在他及其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取得的。

2002年,湖南省文化厅在衡阳市举办省皮影调演,宁曾伟委派皮影5队颜菊华率班参加,演出的剧目《潘闹救主》获二等奖。这剧本是乡文化站自编,经县文化局专业编剧人员指导修改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开有合,艺术性较强,获得剧本创作类一等奖。

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闲暇时间,皮影演出的文化市场逐渐缩小,观众逐渐减少。乡间只有老人还喜欢看点。司鼓者要一专多能,除打开场,大家动手配合,其余时间,他一手敲鼓或敲梆子,一手持琴,脚踏踏板敲锣,表演很有节奏。除吹喇叭的,其他人员都要扮演角色道白、演唱。刚开始很不习惯,当时自己三十多岁了,不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学习能力强、过目不忘。我花了人家几倍的功夫才掌握了其中一门技艺。为这些,自己没少受师父的责骂,师父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我拜师之前,师父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据《攸县文化志》记载,1952年8月,县文化馆举办皮影艺术讲习班,学员60多人,来自全县各地。文化馆领导聘请我师父主讲,为期半个月。听师父讲,1956年,他带班参加省皮影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捧回了获奖奖金纪念册及100元奖金。1960年上半年,湘潭地区皮影戏调演,我师父带队参加,当时伏波陈松柏也被叫去帮着搞后台。陈松柏就在这一年被收到我师父名下为徒。”

陈梅玉老人接着介绍:“我师父于1964年在湘潭地区皮影会演时,收了颜菊华为徒。当时会演的剧目,是颜菊华编写的现代剧——《两个队长》。这一次被评为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被评为

一等奖。在收我为徒之后,还收了段珠生、宁中华、文复生、文长仔为徒。宁曾伟是我师父的孙子,从小就受到祖父的宠爱,十四岁成了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横山皮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有8支皮影队。第1队队长曾根和,第2队队长谢开乃,第3队队长陈梅玉,第4队队长陈松柏,第5队队长颜菊华,第6队队长陈师傅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为我们讲述了横山皮影的渊源、发展、传承及其现状。

横山皮影旧时演出至少2人,这2人是“全能角色”,也有3人、4人组队的。现在则至少4人,人数多一个,成员的负荷相对减轻。旧时演出常常一演就是3—5个小时,开头的小戏叫“早戏”,可以就地、就地、就地取材演唱,用以调动群众情绪。新中国成立后,则利用这段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宣传时事政策,或演出自编的短小剧目。早戏后进入主场戏,主场戏一般是传统剧目,如《铡美案》《定军山》《淤泥池救主》《百忍堂》等。主场戏结束后,观众还要求加演的,行内称“加目”或“夜戏”,一般以演出折子戏为主。

旧时皮影班子到各地演出,主人家是为了还愿。上演前,班主点香,烧钱纸,焚化信告,叩谢师及主人家家堂祖宗,并出影子向地方乡绅拱手致敬,向观众作揖致礼。演出结束后,班主四方化钱,口里念念有词,称为“收煞”。这些是师父的传授,不外泄,大致是为团队及主人家安全防身的一个历史符号。陈梅玉讲到这里,强调说,以自己几十年的阅历来看,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种非遗文化,还是应当传承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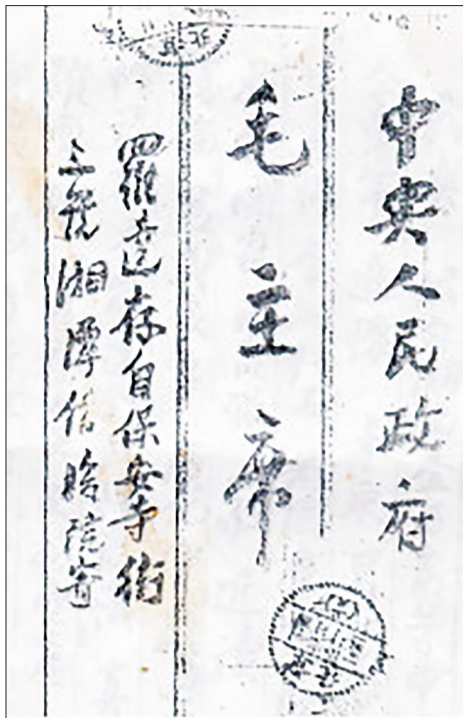
陈师傅还谈起了横山皮影现状的话题。师爷宁曾伟是省文化厅正式确定的横山皮影代表性传承人。他继承了其祖父的衣钵,熟练掌握了皮影制作、操作、演奏、演唱、编剧等全套技术。1994年,曾根和去世后,他便带着徒弟组班,经常外出演出。本世纪初,他兼任乡文化站站长。省“皮影之乡”、省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国家文化部将横山乡列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殊荣都是在他及其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取得的。

2002年,湖南省文化厅在衡阳市举办省皮影调演,宁曾伟委派皮影5队颜菊华率班参加,演出的剧目《潘闹救主》获二等奖。这剧本是乡文化站自编,经县文化局专业编剧人员指导修改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开有合,艺术性较强,获得剧本创作类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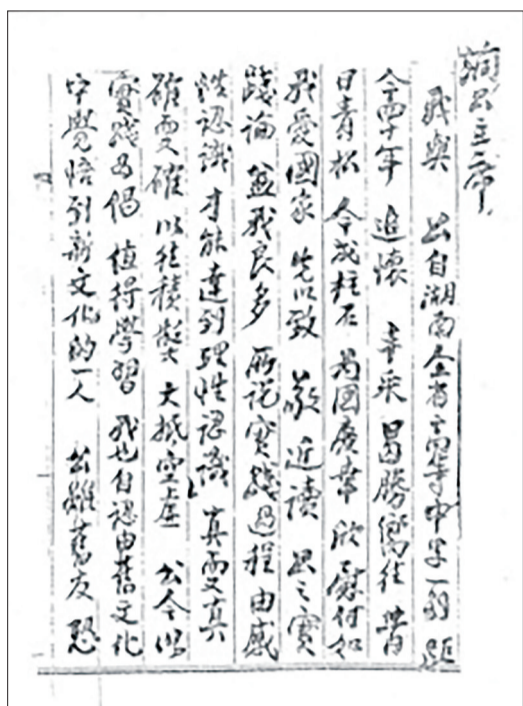
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闲暇时间,皮影演出的文化市场逐渐缩小,观众逐渐减少。乡间只有老人还喜欢看点。司鼓者要一专多能,除打开场,大家动手配合,其余时间,他一手敲鼓或敲梆子,一手持琴,脚踏踏板敲锣,表演很有节奏。除吹喇叭的,其他人员都要扮演角色道白、演唱。刚开始很不习惯,当时自己三十多岁了,不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学习能力强、过目不忘。我花了人家几倍的功夫才掌握了其中一门技艺。为这些,自己没少受师父的责骂,师父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我拜师之前,师父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据《攸县文化志》记载,1952年8月,县文化馆举办皮影艺术讲习班,学员60多人,来自全县各地。文化馆领导聘请我师父主讲,为期半个月。听师父讲,1956年,他带班参加省皮影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捧回了获奖奖金纪念册及100元奖金。1960年上半年,湘潭地区皮影戏调演,我师父带队参加,当时伏波陈松柏也被叫去帮着搞后台。陈松柏就在这一年被收到我师父名下为徒。”

陈梅玉老人接着介绍:“我师父于1964年在湘潭地区皮影会演时,收了颜菊华为徒。当时会演的剧目,是颜菊华编写的现代剧——《两个队长》。这一次被评为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被评为



罗正纬致毛主席信(复印件)的信封



罗正纬致毛主席信(复印件)第一页

株洲往事

“我与公自湖南全省高级中学一别,距今四十年,追怀丰采,易胜向往,昔日青松,今成柱石,为国庆幸,欣慰如何,我爱国家,先以致敬……”

这是伯父罗正纬于1951年4月6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系由堂弟、亦即伯父之子罗学琛于1985年从中央档案馆索得并复印寄来。该信用十行纸,以毛笔字所书,共十四页,约二千五百言,信中所述多系当代中国史上之重大事件和当代风云人物。毛主席收读后当即致函罗迈(即李维汉),嘱其派员探视,此函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30页。李维汉派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探视罗正纬的。

尽管离这封信寄出已半个多世纪,寄、收信人,乃至信中所述绝大多数人物均以作古,我亦由当年的青春少年而成一耄耋老者,但信中所述内容倒颇具史料和研究价值,现撰文以记之。

跟毛泽东的师生之谊

罗正纬,字达存,号涵原,湘潭马家河人(今属株洲市天元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先后就读于明德速成师范学校、中路师范、湖南优级师范,因成绩优异,清廷举人加中书科中书。民国元年(1912),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与友人符定一人在长沙创办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即今长沙市一中),符定一任首任校长,罗正纬任首任庶务主任。是年,少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形成了符定一、罗正纬同毛泽东的师生关系。毛泽东在这里虽只读半年,但其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惊喜了校园,这篇只有五百余字的作文,其国文教员涂藻(湘潭)的批语却有一百四十余字,说作者的文章“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等。少年毛泽东的才智,使得符定一、罗正纬两位举人出身的师长称赞不已。

1951年春,罗正纬从马家河去了北京,寄居在保安寺街湘潭会馆,1951年4月6日写信邮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伯父在信中写道:“……我也自认由旧文化中觉悟到新文化一人,公虽旧友,恐难记忆”,伯父对自己四十年来工作经历分为数项简明陈述,并对有颇多昔日同情之老友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甚为称赞。其时,在京的好友王季范、刘韶襄、黎锦熙推荐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符定一为首任文史馆馆长,不意伯父于六月十五日突患脑溢血逝世,未能到任。

慷慨激昂的革命生涯

在这封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伯父在寒暄之后,所述第一项内容便是他与李大钊、黄右昌等协商,以他的国会众议院议员身份作为提案人,连署有法定人数达百余议员的附议,在国会提出了“弹劾曹汝霖的议案”——曹汝霖是亲日的投降派卖国贼,长期任满清和北洋政府的外务副大臣、次长和交通总长等职,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谈判代表。

伯父信中之“二”是叙述有关“华盛顿会议”的问题。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或九国会议,是同巴黎和会同性质的会议,开幕之前,伯父与蔡元培等人发起“北京外交联合会”,倡议和参与主持筹备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此“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前因后果,已由罗学琛据其父信中的叙述并搜集当年《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和天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等资料,撰写有《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始末》,发表于1998年第4期的《文史拾遗》上。

伯父的信之“三”,有“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湘人群起抗拒”的叙述,在《毛泽东传》中可读到长沙驱张运动较详细的记载。伯父与周勃、刘勉执、王毅、易顺豫等湘籍名士组织驱张委员会于湖南会馆以响应,迭次质问北洋政府,请其撤职查办及撤职后结束工作,编印《驱逐张敬尧》小册子暴露罪行。此内容在《毛泽东传》中未见提及,而旅京驱张委员会的斗争是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信之“四”,则叙在北洋政府之下,伯父因迭次鼓动群众表示反抗,遭徐世昌令军警缉捕,幸有熟警密告避匿。伯父是国会议员,

社会贤达,时为总统的徐世昌竟欲秘密加害,伯父愤极之余,私函其秘书长吴笈逸质询,事情败露,吴不得不派代表来寓所道歉,谓告知者过也,据称已将符公之函呈报解释误会,奉谕将前令取消。

信之“五”,则叙应冯玉祥等人之邀,撰写《辛亥滦州革命纪实》和《辛亥滦州革命忠烈事略》两书的经历——两书业经冯玉祥及亲历滦州革命的有关当事者审定认可,应视作最具权威的“正史”,书稿也保存在南京官方的前国民政府“国史馆”,即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伯父与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密切,政见相同,他追随冯将军,充当其顾问等,我的父亲罗正纬也由伯父之荐,曾在冯玉祥部所办《革命军日报》任编辑,冯玉祥则兼任《革命军日报》社长。

农民运动的支持者

罗正纬是清末举人,青年时代进入社会以来,从教从政,虽为无党派人士,却一贯站在进步的一方,正义的一方,尤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农民运动报以同情之态度。

在这封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伯父所述之“六”便是对族中两位革命烈士的支持。先是烈士罗哲(1902—1928)，“自小学以至进入北京俄文专门学校皆由我一手教之成立”;再是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和挚友罗学谦,赴法勤工俭学的费用便由伯父资助,在其牺牲后,又资助其子罗立洲成长——罗学谦为伯父在族中的侄辈,其子罗立洲,派名传子,少年时便读私塾,1939年他到位于马家河王家坪的石浦小学这新式学堂插班读高小五、六年级,恰我母亲陈石昂在此任教,我的姐姐黎玉和我也在此读初小,立洲便成为我的学长,他的夫人王玉英也是当时的在校同学。

从教从政之外,罗正纬还是民国期间颇有名气的学者,一生著述颇多,《大学广义》《读经问题》等涵源六书和《东西南北集》等楹联著作,都是请于右任先生题写书名并在民国时期出版,现湖南图书馆有部分收藏。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多的和平时期,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罗正纬极为不满,决定辞职回到故里,息影象山。

回到故乡,伯父用毕生的积蓄在马家河自建了一栋新屋隐居乡间。我父亲原在江西萍乡煤矿局工作,1948年初已随矿局王野白局长调去前南京政府经济部矿业局工作,我父亲与伯父商议后,决计也由我母亲带着我们三姊妹从萍乡迁回家乡,在马家河租了一黄姓业主家的半幢瓦房同伯父家相邻而居。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最后逃到台湾。我父亲也于1948年秋“告老还乡”辞去在南京的职务回到马家河居住。那时,伟伯的长子学谦是在广东江海关工作,老二学珪和二嫂何竹成、老三学璇和老四学琛都回到新居居住。我父亲和伯父虽都离乡各自在外谋生,但从小就最为亲近,政见相同,这回又同住乡间,在没有外人来访时,常聚在伯父家的堂屋议论时政,议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堂兄弟姊妹也常能听到伯父和父亲一生的作为和成就,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伯父和我的父母亲便鼓励和支持我们六个子侄参军参战。

在这封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伯父罗正纬还奉上了一首自己写的七律诗,题为“一九五一年元旦 江门海关同志邀游白水带 我作七律一首 并柬章行老 刘劭老 王季范 黎锦熙 张唯一诸同学”。七律云:“清泉漱石响潺潺,竹树婆娑绿未凋。佳节倍思今日雨,高峰环眺远低涛。东南驰骋难回忆,岁月蹉跎老更闲。好是诸贤同努力,我新扶杖看江山。”

伯父将这首七律也分别写信寄给章士钊、刘鸿烈、王季范、黎锦熙、张唯一诸同学,伯父说:“此我最近思友之深切而意可见也”。

这首七律寓意深刻,诗人对曾经为新中国诞生而共同奋斗的友人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壮丽多娇的江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伯父的诗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颂歌,是对民主革命的先驱和许多社会贤达仁人志士的颂歌。

伯父罗正纬致毛主席信中的往事

张世田



▲演出中的横山皮影老艺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横山皮影代表性传承人宁曾伟手把手教孩子皮影戏



▲攸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横山皮影”

